



中國 DeepSeek 人工智能大模型發表後，美西方政客焦躁無比，一輪世紀級中美科技及輿情博弈隨即展開。美國可以使出扣留華為高層這種損招，可以用上強迫 TikTok 出售公司股權這種蠻招，可以對自己北約盟友都照樣威逼脅迫要侵吞其領土之時，美國還有什麼底線不能突破？還有什麼狠招不會使出？中國需要多做應對和還擊的預案，應對美國實施打壓的經濟戰、科技戰。

鄧飛 立法會議員

nAI 因「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領先地位被削弱，需要改變 AI 的發展策略方向，並緊急上線輕量級 AI 模型 03-mini，並首次免費向用戶開放。

不僅 OpenAI 為此「認錯」，英偉達 (Nvidia)、亞馬遜雲科技及微軟等三大巨頭也坦承因「巨大吸引力」接入 DeepSeek-R1。美國科創巨頭們的謹慎理性取態可以理解：一來都是科創巨企的老闆，對於競爭對手的評價都會非常小心，不會輕易作出有可能引起訴訟和進一步干擾股市的評價言論；二來反正他們也會從技術和法律層面，小心研判 DeepSeek 這款新生物物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侵權和成本不實宣傳等問題。

從企業競爭角度來看，作出針對性應對措施，不妨等待研判結論出再說。

四類人或機構捲入「認知作戰」

二是海內外各種所謂意見領袖 (KOL)。粗略統計，很多海外華人評論者一口咬定，DeepSeek 就是有抄襲問題、成本低估和用戶數據隱私缺乏保障的問題。這種一口咬定的「自信心」，甚至遠遠超過了上述第一類真正的科創界巨頭和專家。

之所以如此，除了符合哲學家羅素提到的「無知者無畏」之外，還有就是受「登上城頭罵漢人」的反華扭曲心態作祟。非華人的評論者也不乏質疑 DeepSeek 的聲音，但更多的是表達對 DeepSeek 衝擊美西方科技優勢的憂慮和警惕。換個角度講，這種戰略憂慮和警惕反過來證明西方媒體和網媒對 DeepSeek 的衝擊力是寧可信其有，所謂料敵從寬。

三是部分美西方國家政府和公營機構。截至本文落筆，至少有美國海軍、意大利和愛爾蘭政府等已明令禁止轄下人員使用 DeepSeek，理由是擔憂它運作模式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和對用戶數據隱私的保護不足。

這種操作，一來是過去常見的針對中國出海企業與服務的「泛安全化」打壓；二來也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恐華症」(Sinophobia) 作祟。如果中國在 AI 等高科技領域真的以較低成本、更高效果迎頭趕上，那麼對於過去幾百年以來西方習以為常的科技心理優勢，就會產生重大打擊，不亞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史普尼克」(Sputnik) 現象。故此，外國政府現時是採取一種不管它是否真的那麼厲害，先「迎頭痛擊」、遏制其發展勢頭再說的態

度面對 DeepSeek。

四是態度最為曖昧的一個人：特朗普。特朗普對 DeepSeek 的態度矛盾，既樂於見到原來真的可以用低成本投入就能搞好 AI 相關的科創產業 (這有利於他和融資界借勢戰破 AI 科創界吹大的資本泡沫)，但又擔心如果中國的 AI 真的如此價廉物美，那麼對美國戰略利益的衝擊絕對不可等閒視之，這是遠比華為、TikTok 帶來的更為巨大的戰略衝擊。特朗普和美國政商精英對華為、TikTok 尚且狠下殺手，更何況對以 DeepSeek 為代表的中國 AI 發展？

美國不會對 DeepSeek 等閒視之

就目前來看，上述四類機構和人物對 DeepSeek 的取態和反應，暫時還是各說各話，各行其是，暫時還沒有統一協調的「作戰」形態。然而，自發的評論與有組織的認知作戰並非截然二分。兩者關係類似金融市場的散戶和莊家，當莊家發起對其隻股份之時，是帶動散戶入市，從而形成推高或者壓低該證券價格的大趨勢。是莊家炒作在先，還是散戶情緒醞釀在先，不好區分，有時候是散戶或者說整體市場氣氛已經在醞釀，莊家是聞風而起，順勢炒作。

同樣道理，上述四類機構和人物 (尤其是 KOL 和媒體) 目前的各自為戰，相當於各方大小散戶開始形成一致的市場情緒和預期。然後，在對所謂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和保持科技優勢的政策前提下，以美國官方為核心的「莊家」就會出現，一如當年打擊華為和中興的那種政治炒作和打壓政策路徑，一場有組織協同的打擊中國 AI 的「認知作戰」行動就會啓動：先是以各大智庫的研究報告開始，然後就是國會、內閣部門和軍情部門的研究報告，從上述三個方面對中國的 AI 產品作官方定性，這又會掀起海外 KOL 和媒體的進一步附和炒作，掀起其他西方國家或者親西方國家的聯合圍剿，最後是出招採取強行下架、興訟、強化敏感技術和產品的出口管制等一系列措施，認知作戰就會上升為經濟戰、科技戰。

中國人用心善良，總是希望化繁為簡：只想把產品與服務做好，把生意做好，把經濟搞好，大家互利共贏，就無懼對手各種邪門歪道。做好產品與服務這無疑是根本，但亦必須做好應對預案，確保有效還擊美國的經濟戰、科技戰。

增強內聯外通優勢 匯聚資金促投資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出席港交所新春開市儀式時致辭時說，今年投資環境面對地緣政治、貿易關稅、減息速度慢於預期等挑戰。不過，他指出，剛過去的龍年，恒生指數累升近 4,500 點，升幅逾 28%，扭轉連續 3 個農曆年的跌勢，亦是過去 7 個農曆年表現最好的一年。過去一年港股流動性亦顯著改善，去年每日平均成交額近 1,320 億元，較對上一一年升幅逾 26%，個別板塊交投尤其蓬勃，交易所買賣基金 (即 ETF)、期權及期貨等每日平均成交量亦大幅上升。陳茂波指，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下，香港成為內地企業境外上市的首選地，亦是國際企業要布局中國與亞洲市場的首選通道，特區政府會把握好歷史機遇，在變局中開新局，全面發揮香港國際化、高效及專業的平台角色及功能，更好匯聚境內外資金、人才、企業及項目，讓香港成為區內最便捷的一站式資源匯聚中心。

鞏固雙向投資平台功能

香港回歸祖國近 28 年來，不斷總結經驗，「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發展階段。在由治及興的今天，「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正在進一步釋放，不僅令包含香港特區在內的整個中國受益，國際社會也受益。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香港最大的優勢之一。香港高度國際化，自由開放，其自由港、普通法、獨立關稅區、簡單低稅制等，都是優勢所在，一直是海外投資者的樂土。今天「一國兩制」有了更深的內涵和新的時代印記，為香港提供了發展的新動能。

今天國家不論是經濟社會發展還是科技創新，都出現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1997 年中國 GDP 為 8.02 萬億元人民幣，到了 2024 年 GDP 已經達到 134.9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了 10 多倍。中國正在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在創新科技上發展迅猛，不久前，DeepSeek 人工智能大模型橫空出世，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不僅能實現科技場景的技術應用，也能實現底層科技創新，是中國 AI 技術發展的里程碑，類似 DeepSeek 這樣的優質創科企業，正被市場寄予更多期待。

為投資者帶來更大經濟紅利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路途上，高水平對外開放將進一步擴大。我國預料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發揮開放平台先行先試作用，促進全球共同開放，實現良性互動。未來 10 年，中國將帶給世界更多驚喜。正如過去 10 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超過 30%，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增長源。未來我國將以數字化綠色化為方向，加快發展方式轉型，深化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的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和引領國際規則制定，增強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可以想像，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享受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的同時，將可更加善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其「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地位角色必將在海外進一步凸顯。香港須加強頂層統籌領導，宏觀推進和督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工作，對接國家戰略，為香港注入源源不絕的發展動能。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必將為海外投資者帶來更大經濟紅利。在數字化社交平台大行其道的當下，講好香港故事，需要識變應變求變，需要我們不斷研究新的傳播規律，用好數字化的社交媒介，在這方面，香港未來需要迎頭趕上補短板。

展示本地非遺特色 增強「港風」吸引力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灣仔區議員



近年來，隨着全球旅遊業的復甦，香港正積極創新增強其旅遊吸引力。今年春節假期，由年廿九至年初五，共有約 107 萬旅客訪港，較去年同期增長 3%，其中非內地旅客的訪港數字較去年農曆新年增加 17%。這顯示出香港在疫後旅遊市場的強勁復甦勢頭。上月訪港旅客的初步數字共有約 470 萬，按年升 24%，進一步證明了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因此在這個大背景下，如何用好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增強旅遊吸引力，特別是對外國旅客的吸引力，成為了當前特區政府振興香港旅遊業的一個重要課題。

去年底，春節申遺成功，增強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點亮人類文化的「中國時刻」，展現中華文化在全球文明版圖中的獨特價值，對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積極意義。今年是春節申遺成功後的首個春節，內地不同城市即展開了大大小小的非遺旅遊，「年味」成為了新的旅遊增長點。香港同樣擁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等，這些傳統節慶和民俗活動不僅是文化的象徵，也是吸引遊客的亮點。這些活動背後蘊藏着深厚的歷史和文化意義，能夠讓外國遊客深入了解香港的獨特風采。

以筆者服務的灣仔區為例，大坑舞火龍是本港一項極具特色的非遺活動，每年中秋節期間舉行。這項活動始於十九世紀，旨在驅除瘟疫，如今已成為香港重要的文化標誌。舞火龍的壯觀場面 and 獨特文化內涵，對外國遊客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讓大坑舞火龍更具國際吸引力，可以通過更多創新方式呈現，比如結合近年非常流行的現代光影技術，增強舞火龍的視覺效果，打造更具震撼力的表演，也可以讓火龍平日在火龍文化館作恒常展出。而且，舞火龍也可以結合區內不同的文化旅遊資源，例如附近的天后三角廟船、大坑蓮花宮、銅鑼灣天后古廟等等，打造獨特的中國廟宇文化旅遊路線，提供一站式文化體驗。非遺舞火龍活動也可以帶動夜間經濟，與銅鑼灣避風塘文化結合，推出夜間市集、傳統美食攤位等等，吸引遊客延長在灣仔遊玩、停留時間。

除此之外，在國際上說好香港非遺故事也非常關鍵。香港作為一個內聯外通的大城市，社交媒體宣傳的作用實在不可小覷，既可利用 Instagram、YouTube 等國際平台，發布活動的精華片段和幕後故事，吸引年輕一代的國際遊客，也可以用好小紅書、抖音等內地平台，進一步豐富內地旅客來港的體驗。

善用本港非遺元素，可以使香港能夠在全球舞台上展示這裏的文化多樣性。香港需要在開放包容的姿態下，廣泛拓展國際聯繫，提升全球影響力。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香港」這一國際大都市的金字招牌更加閃亮。

做好反制還擊預案 應對經濟戰科技戰

近年流行講所謂的「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到底是哪個國家或地區的智庫和學者率先提出，真的不易考證。

「認知作戰」有組織有目標有行動

簡單來講，所謂「認知作戰」就是發動一系列有明確打擊目標、有組織協調和相應戰略戰術的作戰行動，只不過作戰的目標不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或者奪取敵人的領土，而是影響和塑造敵人、盟友和己方對敵人整體形象或者某個領域的認知和價值判斷，所使用的手段也不是具有物理殺傷毀壞能力的武器裝備，而是使用通訊及網絡科技為主的平台和手段。這裏的重點，不在於通訊及網絡科技手段，重點在於這是一種有組織的作戰行動。

換言之，這是有別於一般網絡平台和傳統媒體平台自發的新聞報道和評論，作戰行動絕不可能是媒體和網絡自發的行為，肯定是有組織有目標的行動，而且行動的規劃和執行往往依循軍事作戰行動的邏輯和思維方式，所以才稱之為「作戰(warfare)」。

中國作為一個日趨崛起的大國，這種所謂的「認知作戰」概念就越發被用在中國身上，無論是「莫須有」式地批評中國內地向海外和台灣地區持續發動「認知作戰」，還是真的針對中國採取各種領域的認知作戰。在春節期間衝擊美國創科股市的 DeepSeek，就是大家面臨各方認知作戰的又一個典型案例，值得認真分析，小心應對。

針對 DeepSeek 的三個焦點議題

接下來就是所謂「認知作戰」的具體內容：一是到底 DeepSeek 採用的「蒸餾技術」，是否涉及抄襲和侵權；二是到底 DeepSeek 的開發成本是否真的如其所講那樣低廉；三是到底 DeepSeek 如何處理海量上升用戶數量的個人數據隱私問題。DeepSeek 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這三個焦點議題上進行拉鋸戰，並直接影響到 DeepSeek 進一步的技術提升和市場拓展，更進一步影響美國政府對 DeepSeek 會採取什麼樣的遏制政策。

目前，捲入「認知作戰」的，有四類人士或者機構：一是美國和西方科創企業家和科技巨頭。就目前來看，大部分美國科創人士對待 DeepSeek 的態度相對比較理智和審慎。例如根據外媒報道，OpenAI 總裁奧特曼首度承認 Open-

特朗普啟關稅戰無助美國再強大(下)

梅新育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我們已經看到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對政府內部人員和對外援助支出「開刀」，但上述所有措施都會觸動極為廣泛的群體利益，必然招致強烈反對，特朗普能迅速做到這一切嗎？如果不能，那麼特朗普的加關稅之舉就會淪為「畫虎不成反類犬」，財政赤字不降反增，「再工業化」落空而國內通脹暴漲，社會群體性騷亂也有可能爆發。就這次總統令宣稱要針對的目標——芬太尼和非法移民危機而言，向中加墨三國施壓也無法根治，因為這兩場危機根源在於美國國內治理，需要美國自己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氣，向自己國內體制痼疾開刀。

柏底利益才是美毒品肆虐根源

就芬太尼危機而言，中國是全球毒品治理的模範，是國際社會公認禁毒政策最嚴格、執行最徹底的國家；美國人口僅佔世界 5%，卻消費了全球 80% 的阿片 (opioid) 類藥物，堪稱全球一家獨大的「主要毒品需求國」，沒有資格對中國的禁毒努力說三道四。美國毒品氾濫的根源在於自身能力不強，管控不力，減少國內需求才是治本之道，其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司空見慣的政府監管部門和製藥公司之間來回「橫跳」攫取最大個人收益的「旋轉

門」現象，「權力鬥爭派性高於人性」的黨爭，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了美國芬太尼危機難以解決的根源。

2017 年英國《衛報》報道，此前 10 年，美國製藥公司為游說和資助美國國會議員而投入的金額高達近 25 億美元；當時的美國國會中，眾議員每 10 人有 9 人、100 名參議員中有 97 人接受了製藥公司的競選獻金；這次特朗普任命的衛生部長人選小甘迺迪在美國參議院對其任職投票前的聽證會上「掀桌子」式公開指責參議員們收受大藥企巨額政治現金，一貫以窮人代言人形象示人的左派伯尼·桑德斯也收了 150 萬美元。這樣的政治體制痼疾不能解決，抹黑中國和加徵關稅有何用途？

美政客慣將國內問題誘過他國

一國要想建立並長期保持經濟、社會治理優勢，根本在於提升本國民眾自身的勤奮、好學、進取和守法、道德觀念。一種體制無論理論上如何完美，歸根結底都是由人來執行的。可是在實行普選的美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倘若要求民眾自省、自律、自我改進，由於違逆群體內在情性弱點而注定是競選「票房毒藥」。因此，與行政主導體制相比，這種體制下的國會議員和行政部門，天然有着更強烈的迎合民眾群體性弱點的內在傾向，不是實事求是自省自律解決問題，而是誘過於別國。

美國前代積累的雄厚國力遺產，又使美國政府至少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有能力強迫別國接受自己的談過，而無需為此付出十分明顯的代價。

至於非法移民問題，無需否認這一問題對美國長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的重大意義，也無需否認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這方面確實存在嚴重問題，但如果不能改革美國國內政治體制缺陷，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壓是無法根治的。因為在現行美式競選政體下，至少二三十年來，民主黨已經演變發展成為一個以身份政治 (種族和性取向等認同)、多元文化等等為政見乃至「政治正確」基本原則的政黨，其近年的黨代會代表構成中，黑人、拉美裔、穆斯林等政治活躍少數族裔佔比通常達到其在美國總人口中佔比兩倍甚至更多。正是這種身份政治操作在西式政治遊戲規則下，有利於至少一段時期內攫取選票，激勵了民主黨陣營長期縱容、激勵非法移民湧入，甚至把非法移民視為「政治正確」，以至於在發表 2024 年國情咨文演講提及委內瑞拉偷渡客殺害美國女大學生案而稱兇手為「非法移民」之後，時任總統拜登還要為使用「非法」一詞而公開表示「後悔」。如果不能解決美國政治體系內部這些深層次問題，特朗普關稅戰力度再大，效果又能有幾何？

(續昨日，全文完。)